荀悅著
吳道傳校

申鑒

世界書局印行

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爲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天朝。尙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既望吳郡王鏊撰。

目錄

申鑒

漢潁川荀悅著
南豐吳道傳校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粤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與輔弼之臣亂治也)時亦惟荒圮湮。(治荒曰荒)茲洪軌儀。鑒於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迪蹈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膺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涖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

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作勸字)以善。雖使禼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君子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眞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

之倫。則刑禮兼焉。敎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敎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三也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崇者四也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才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愼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爲善者止矣 罰不懲。謂之縱惡。罰及善人則惡無所懲而爲惡者縱矣 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治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崇者五也 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惟修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 是謂道實。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訐奸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

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文 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曰凶短折 一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施刑之日則弛懸 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矜也 二曰明德。德可釋也 三曰勸功。功可準也 四曰褒化。化所褒也 五曰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傅。下有誦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恥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貳。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胸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修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

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正謂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弗越也。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按手下當有而字）應於鉤。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則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

鷄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志閑則比之。（凡近也埃鷄志閑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食之則不驚）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偸竊。偸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伸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眞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二十級）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

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己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和貴敦也。其一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諱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譽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內外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厥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

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
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奚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
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淸。無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
誠。諸求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
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修矣。此初二首所謂命知貴敦也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目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
績。賞罰失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
尺乎。夫事驗。必若上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四布於野不可隱者喩惡不可掩也　若亂之
墜於瀆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之截流橫渡者瀆匡內近水之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喩害不可焉也　故有事考功。有言
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競。大
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愼。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刑
之倘可何況降位　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
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均爲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
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

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令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此一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國家。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議州牧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爲棄市則趾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知肉刑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

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與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此一首所謂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此一首所謂避讎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私利祿。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民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歟。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

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己以俟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議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言卓既誅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尙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尙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厥後曹操爲相還用五銖悅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爲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謂禮物宜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偸。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

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沉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壽。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禍或禨。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敘降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此一首所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此一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按此當有婦容二字）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於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此一首所謂崇內教也）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此處有誤）仲尼邈而靡質。（大聖已逝經無所質）昔先師歿而無聞。（先師已喪義無所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

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隱見損益後進相友。爾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喻學者㳂傳背戾互相爭是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喻道羅喻典籍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至德要道也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以行權。易繫辭文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說以此譏之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既曰權宜著非常與此一首所謂禁赦令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倡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爲言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重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太子拜立則書。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內外注記者也）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群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星三辰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龍虎（龍當作尾）之會晉祥也。（晉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順焉。順其陰陽。順其日辰。

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應感如土龍致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眾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王力士）捷言羌亥。（羌亥疑豎亥之誤）勇斯賁育。（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夏育衞人）聖云仲尼。壽稱彭祖。（彭祖者殷大夫姓籛名鏗）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怪異）非仙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六年越巂男子化爲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養有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盈虛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養性之非聖術也。夫屈者以平申也。蓄者以平虛也。內者以平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門前命門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氣也。故長氣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

陰。陽極則亢。陰結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 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僞。曰。傳毅論之當也。燔埴爲瓦則可。埴黏土也 爍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哀平 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與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夫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衆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之三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爲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柙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字缺一）有閒（字缺一）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宫。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衞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闥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阸。鍼之不逮。（逮當作達）藥之不中。

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祠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歧路。所通逼者然也。夫歧路烏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秅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驗爲桀紂）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爲屈之爲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

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直之道）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絀與黜同）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謂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伸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于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怨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

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褻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言三臣者以謂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衞武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言此欲勵帝厲志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入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鉤弋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邵矣哉。（邵高也）

為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為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

使饗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為上也。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夫違順。審乎所為。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鑒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也。缺五字城專譯而獻珍。非實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實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於龍。風從於虎。鳳儀於韶。麟集於孔。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為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為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於一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

平。志正則天地順之。兆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缺一字）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主明臣直）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或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難而自知爲急也）用己者不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莫不爲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正。和（缺一字）之（缺一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誇焉。或問守。

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六經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元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焉。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也。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敎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

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也。惟向言爲然。韓子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恠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卽劉向性情相應之說　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如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飲食　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取義取利　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　矣。若二好均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

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

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有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恥。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愼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缺一字）義也。

識

右荀悅申鑒五卷。悅字仲豫。潁川人。荀氏八龍儉之子也。漢書本傳云。悅好著述。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累遷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書奏。帝覽而善之。又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二書並行於世。顧漢紀自宋祥符後。凡四五鋟板。 國朝襄平蔣氏。復與袁宏後漢紀合刻以廣其傳。而此書獨少傳本。前明正統時。吳郡黃勉之始爲訓釋。復賴何氏采入漢魏叢書。而後不至與桓譚新論。仲長統昌言等書。同歸烏有也。近抱經堂羣書拾補內申鑒一則。乃合程氏何氏黃氏三本參校。要之諸本俱無甚脫誤。盧氏多據他書。及己意修改。於此書亦未必無小補云。汝上王謨識。

(362)24.8.8.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十八元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冊次	書目	價
第一冊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價洋二元四角
第二冊	荀子集解	價洋八角
第三冊	老子本義　老子注　莊子集解　莊子集釋　列子注	價洋三元
第四冊	墨子閒詁　晏子春秋校注	價洋二元
第五冊	管子評傳　管子校正　商君評傳　商君書　慎子　韓非子集解	價洋三元
第六冊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價洋二元四角
第七冊	淮南子　新語　法言　論衡　申鑒	價洋二元
第八冊	鹽鐵論　潛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價洋二元四角

